

一个村庄的新冠肺炎乌龙事件

mp.weixin.qq.com/s/CsPepCQvzyRCCxQcyQCobA

□

天花和破伤风之外，被当作任务消除的还有血吸虫病和麻风病。

史料里能够查询到的，《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》文件是在1957年发出，那时宋恒让才十岁。他有印象的是1970年左右，他负责采集过村民的血样，每晚拿着一些玻璃片，挨家挨户去给睡着的小孩和大人在耳垂上扎上那么一针，再将血样标注好名字，交给乡卫生所的人化验。

麻风病所要引起的恐惧则要大的多。许是会造成皮肤异样和肢端残疾的缘故，患者在村里很受避讳。我们村有三个病例，据宋恒让和村里的老人讲，其中一个因为病症特别严重，一直被隔离在山顶的小屋，直到去世也没有成婚。村里为他盖了石头屋，打了水井，定期有人负责送上粮食，不允许他下山取水。“大麻风”来了，甚至是大人对小孩的恐吓之语，对这种疾病的误解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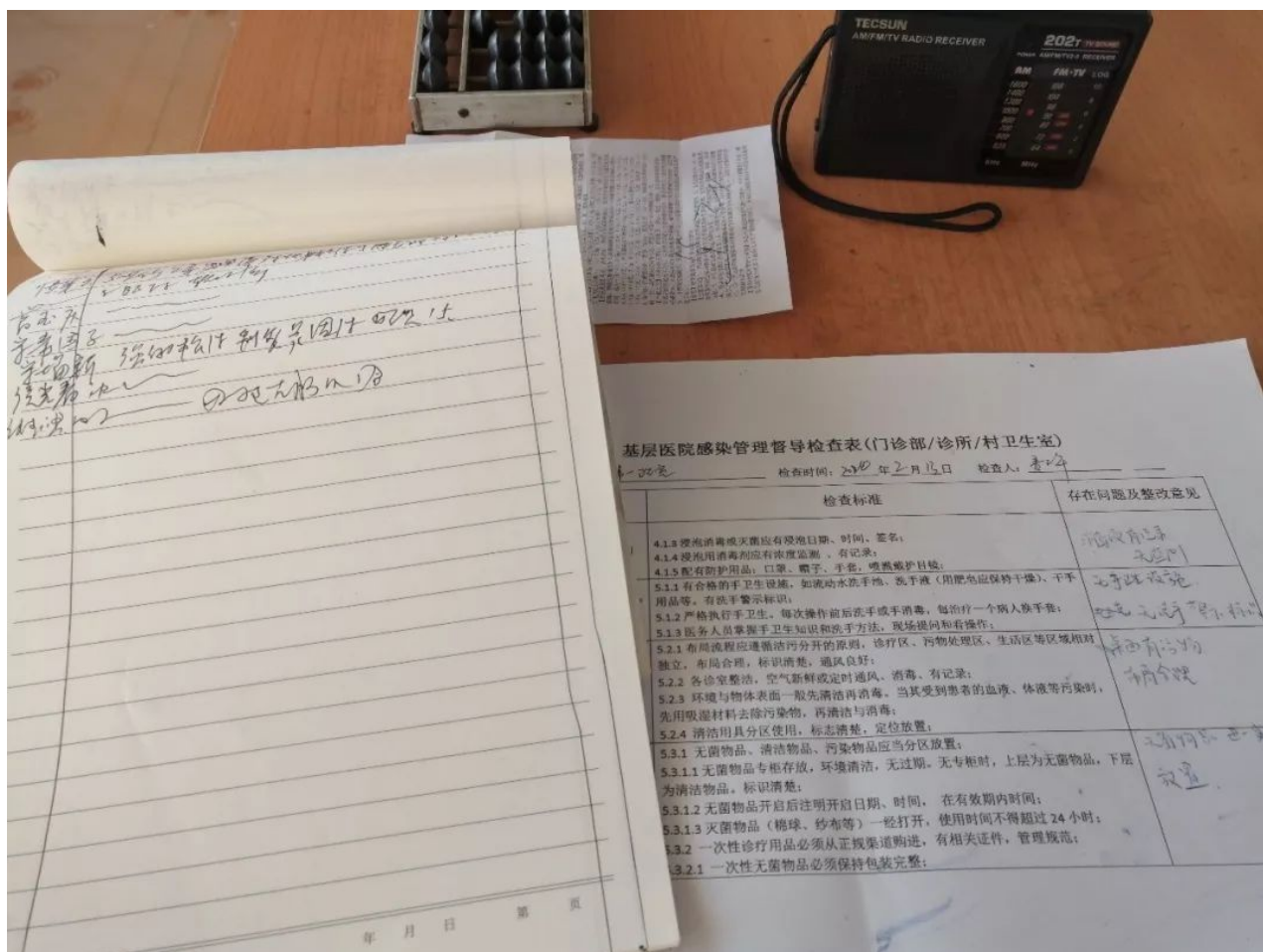
宋恒让的儿子宋连宁是村里的第二代村医，19岁跟着父亲行医。按他的描述，对乡民危害最大的其实是卫生健康习惯。比如疖子、虱病、疥疮、湿疹、荨麻疹等。他1997年跟父亲行医的时候，这些因不太注意更换被褥或者洗澡，而患上的皮肤类疾病，还时常发生。

据他讲述，虱子和跳蚤曾在村里横行。蛔虫病很长一段时间，也困扰乡村的孩子，这也大多也跟喜欢挖泥巴、挖沙子，却没有洗手的卫生习惯有关。再则就是腮腺炎，农村叫做“炸腮”，往往班里一个孩子得了，很快就病倒一半，还有“红眼病”，也就是沙眼。

村里出过的最严重的一种病，其实是“出血热”。这主要跟村里野鼠和家鼠横行有关。我所在的村庄很长一段时间是和猫头鹰、老鼠、黄鼠狼、蝙蝠等各种动物共存的，村里不少泥坯房。摊煎饼或者放柴火的柴房里遇见老鼠并不罕见。肉菜或者粮食被老鼠咬过，时有发生，人吃下后容易感染出血热。

我们村患者这种疾病的不下十个。镇中学里，也有爆出过这种疾病。

至于对目前的新冠肺炎的防控，作为村医，宋恒让和宋连宁所感受的到是：村民先是有些意识松懈，而后又太过恐慌。



疫情期间，基层医院防控极严，村卫生所需每天记录消毒情况

许是非典期间，整个县内都没有确诊患者缘故，新冠肺炎疫情刚刚蔓延之际，村民大多是不够警惕。“这种病，怎么会传到我们这里？”是他们惯说的话语。

他们认为，这种由大城市蔓延的疾病如果能够到了乡村，那恐怕就是无所幸免了。有几分自己是战场最后方的侥幸。

在宋恒让父子那里，这种放松有另一重解读——乡村里挨过的病痛和死亡实在太多了。

意外随时发生，我们村曾有人爬在核桃树上打核桃，不下心摔了下来，后脑勺正好磕在石头上，不到半小时也就过世了；因为常年种植果树，一年要打十来遍农药，最近几年患肺癌的颇多，有一些去医院化疗了，有的也就静待着死亡了，还有人为了不给家里造成负担喝农药自杀了；有患了乳腺癌的妇女，因耽误了治疗，在家生吃蟾蜍和壁虎。

县城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了，更遥不可及的世界里的疫情，发生在自己头上的机率，或许并不比从核桃树上摔下更高。

但因为信息闭塞而蔓延的恐慌，也会爆发力十足。对村里那对河南返回的母子的态度，便是一个例证。从元宵节她们返村过后，整个村庄的神经似乎有些紧绷起来。村里的猪肉和面粉也被抢购了不少，因为谣传就要彻底“封村”了。

昨天晚上的面粉抢购事件，也是一个例子——今天一早，最终村里又传来消息，一切只是一个乌龙。据说是误诊，那人只是确诊患者的接触者，县医院太紧张了，市里检测后不是。

警报一解除，到了上午村民又开始上山干活了。除了疫情，他们还担心五月份的樱桃。

不过在地里，村民也都戴上了口罩——同样是因为消息闭塞所带来的恐惧，按他们零零散散、以讹传讹的信息判断：这病只要得了，县里是治不了的。

(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)

**文中图片为作者拍摄*



张霞

zhangxia@biz-leader.com

~~~~~  
“要不要谈一谈？”